

「絲路花雨」
專題系列

印尼
(下)

簡稱「印尼」的印度尼西亞，疆域橫跨亞洲與大洋洲，穿越三個時區，由一萬七千餘座島嶼組成，為全球最大群島國家，有「萬島之國」稱號。得天獨厚的海島資源與熱帶風光，造就峇里島等舉世聞名的度假勝地，彷彿自帶引無數遊客競折腰的魔力。

沈言

► 伊斯蒂克拉爾清真寺壯觀



印尼 疆域跨洲 風光無限

對於香港而言，在旅遊之外，印尼還是一種更加不可或缺的真切存在。來自印尼的家庭傭工，差不多佔據香港家傭市場的半壁江山。秉性純良、樂於服從、粵語溝通，是本港社會對印尼家傭幾乎公認的評語。香港的日與夜，又怎少得印尼家傭操持家務、接送幼童、照顧長者？沒有她們，可以預見的是，許多香港家庭都會手忙腳亂，甚至人仰馬翻吧。

無疑，在華人與印尼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作為海外華人數目最多的國家，印尼華族人口業已突破一千萬大關。不幸的是，在當代史上，兩度大規模排華浪潮，造成印尼華人遠離政治、低調內斂之現狀。此外，無法撫平的大屠殺創傷，加之延續至今的歧視性政策，亦令印尼在全球華人心目中產生陰影，形成根深蒂固的負面刻板印象。

然而，真正身臨其境，卻不難感受到印尼人的友善與熱情。首次接觸印尼，是在廖內群島的民丹島。當時孤身一人，捨休閒度假而取人文尋蹤，在當地嚮導帶領下，深入傳聞中安全堪虞的原住民老區，探訪歷史久遠的清真寺和榕樹廟。穆斯林長者的和善交談，華僑老婦人的慈祥微笑，基督徒嚮導的友好陪伴，以及其時的風土人情，迄今歷歷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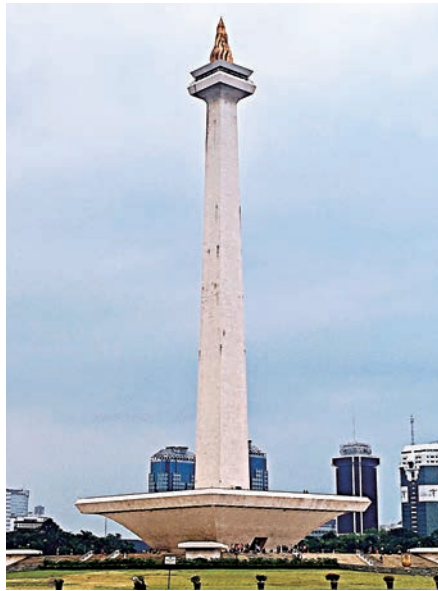
雅加達傳統味

第二次遊歷印尼，則是時隔一年後的親子假期。印尼是世界人口第四大國，爪哇島作為全國政經文化中心，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島嶼。是次遊歷，主線正是爪哇島，副線則為峇里島和藍夢島。既然難得有兩周悠長假期，不如放慢腳步，以漫遊心態，一路飽覽伊斯蘭國家的歷史人文與自然風光，何妨？

論人口，印尼絕對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穆斯林國家。在首都雅加達，就連空氣中都瀰漫着伊斯蘭國度的傳統味道。初到印尼，感受到的是與馬來西亞迥異的風格。雖然同為伊斯蘭國家，首都同樣是傳統與

現代相互交織，貧窮與富裕對比強烈。但雅加達明顯不同於吉隆坡，似乎少了國際大部會的燈紅酒綠、衣香鬢影，多了伊斯蘭信仰的清心寡慾、莊嚴肅穆。或許，如此這般，才更加符合筆者對伊斯蘭國家的原始想像吧。

早在十五世紀，雅加達已由小漁村發展為重要商港。在歷史長河中，雅加達一度為印度教王國所征服，亦曾經淪為荷蘭、英國和日本的殖民地。漫步雅加達，恍若遊走在殖民與反殖民不停切換的時光回廊：斑駁陸離的老城，訴說着荷蘭殖民的陳年往事；高聳入雲的獨立紀念碑，昭示着民族自決的凌雲壯志；巍峨壯觀的伊斯蒂克拉爾清真寺，寄託着穆斯林對真主眷顧的感恩之心；具體而微的印尼縮影公園，詮釋着各地與眾不同的建築文化。在當地傳統馬來食店，餐單欠奉，面對疊加如金字塔的食物，全靠手動點菜和人工報價，有限的英語交流完全不足以解答所有疑問，需要全方位調動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和味覺，探知食物真相，亦成為印象深刻的獨特美食體驗。



▲ 獨立紀念碑

甫到西爪哇省首府萬隆，便遭遇「黑的」。出租車剛駛出車站，就開始瘋狂跳錶，不幸「輪槍」，於是果斷下車。重尋出租車，司機要求一口價，索性不議價上車，免卻監察煩惱。其時正值交通高峰時段，繁忙路段擠得水泄不通，車子停停駛駛，本應焦躁的一顆心，卻離奇生發出欣賞街景的閒情逸致。對於國人而言，萬隆可算是久違的城市吧，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萬隆會議」，早已將「五湖四海皆兄弟」的情意結深種心田。一九五五年四月，史稱「萬隆會議」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在此間舉行。作為亞非國家首次自行召開的大型國際會議，最終一致通過公報，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亞非國家外交準則。會議所反映的亞非人民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捍衛民族獨立的偉大精神，注定永載史冊。而當年兼任外交部長的「人民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堅持求同存異原則，為大會成功披荆斬棘，亦成為國人引以為傲的外交佳話。

萬隆東方巴黎

一旦與教科書上的萬隆久別重逢，竟驚然發現，昔日亞非合作的肇始地，在歷經風起雲湧的反帝反殖運動之後，今時今日已然硝煙散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若有若無的小資情調。在「東方巴黎」，原來



▲ 日惹蘇丹王宮繁華落盡



▲ 婆羅浮屠是古代東方四大奇跡之一



▲ 水宮現已人去樓空

不僅銘刻着第一屆亞非會議的「萬隆精神」，而且滿溢着四季如春的城市韻味。煙霧繚繞的覆舟火山，風景如畫的水上市場，流光溢彩的布拉加街……無不彰顯着「仙之國」的獨特魅力。在完爆虛擬世界的網紅餐廳，匯聚不同膚色的國際友人，「老饕」不論出處，一心享受印西合璧美食，一派世界大同景象。在本地菜館著稱的街頭食肆，品味萬隆味道之餘，竟然收穫意外驚喜。當駐唱歌手或溫情脈脈、或深情款款、或激情昂昂的曼妙之聲，在耳畔迴盪，終於得見印尼人憑歌寄意的感性一面。餘音繞樑，亦再一次印證了「高手在民間」。

覆舟火山是筆者親歷的第一座火山，雀躍之情溢於言表。作為爪哇境內可以乘車直上火山口的唯一火山，觀賞難度系數為零，自然是親子火山遊歷的不二之選。上午包車前往，一路疾馳，途經山門收費站，驚覺外國遊客與本地遊客，待遇竟是冰火兩重天。內外有別，收費不但呈現跳崖式級差，而且對比近年外國遊客票價，亦是節節攀升。不平，卻也未鳴，乖乖交費，繼續火山之行。當一陣陣濃烈的硫磺氣味充斥鼻端，當一縷縷青煙和一片片褐岩直入眼簾，當一位位淳樸的山民自動請纓幫忙攝影，卻又堅定而禮貌地謝絕小費，剝離釋懷，不僅值回票價，而且賺來震撼！覆舟火山以外形如一葉傾覆的小舟而得名，傳說中，山下一對男女相戀，無奈橫遭女方家長阻攔，提出男方一夜造船方可結婚的苛刻條件。男子竭盡全力，即將大功告成，卻被女方家長使詐，太陽提前升起，男子功虧一簣。絕望之下，男子將差點兒就完工的船大力踢翻，自己則縱身跳入山淵。霎時天崩地裂，岩漿噴湧，火山爆發。此後，怒氣難消的殉情者，不久便要發一次脾氣，而覆舟火山也會十分配合地噴發一次，成為著名的活火山。

日惹爪哇明珠

為了欣賞傳說中超凡脫俗的鐵路沿線美景，不惜乘搭近九個小時的長途火車。抵達日惹，已是午夜時分。雖然是全家出動，但在即將下車的瞬間，仍然不免擔心，迎面而來的會否是一片黑暗？走出車站，不禁為眼前的不夜城所吸引。魚貫而行的遊客、招攬生意的小販、興盡晚歸的途人，將午夜的城市激活，簡直是人氣爆棚！勇氣因而大受鼓舞，決定步行前往據說並不遙遠的酒店。孰料漸行漸遠，幾經問路，才終於覓到棲身之所。翌日搭車，方如夢初醒，原來出站搞錯方向，在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擇中失誤，以致捨近求遠，白白兜了個大圈，過了把「夜遊神」的癮。值得慶幸的是，一路燈火通明、人聲鼎沸，最終殊途同歸，無驚無險。日惹作為僅次於峇里島的印尼旅遊熱點，夜如白晝，的確實至名歸。

在「爪哇文明的明珠」日惹，赴一場人文盛宴。從僕役成群的王宮，到人去樓空的水宮，當繁華落盡，儼如王室前世今生的浮世繪。作為古代爪哇的中心，日惹

曾經在公元八九世紀，同期建成世界最大佛教寺廟群婆羅浮屠和東南亞最大印度教寺廟群普蘭巴南。婆羅浮屠以天圓地方的九層佛塔建築格局，寓意通往佛教大千世界的三個修煉境界：欲界、色界和無色界；普蘭巴南則供奉着印度教的三位主神：毀滅之神濕婆（破壞神）、秩序之神毗濕奴（保護神）和創造之神梵天（創造神）。二者互不抵觸，各領風騷，足證其爪哇多元宗教和睦共處，鮮受王權更替影響。而今，婆羅浮屠和普蘭巴南又同時躋身世界文化遺產，婆羅浮屠更與中國萬里長城、印度泰姬陵、柬埔寨吳哥窟，並稱「古代東方四大奇跡」。錯過了婆羅浮屠的壯麗日出，卻邂逅了普蘭巴南的美麗日落，人生有捨有得，夫復何求！

自公元七世紀始，印尼已為貿易要塞，在貿易與殖民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吸納外來文化與宗教，一度出現興盛的佛教和印度教王國。此後，穆斯林商人帶來伊斯蘭教，歐洲殖民者帶來基督教，直至十六世紀末，伊斯蘭教成為優勢宗教。目前，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逾八成半人口信奉伊斯蘭教，國家憲法卻並未規定官方國教。但不可否認的是，佛教在印尼早已式微，印度教亦只在峇里島、藍夢島等地延續。所謂「宗教自由」，早已不復中古日惹之盛。

行走爪哇島，在號稱華人移民最多的國度，居然鮮少遇見生活在當地的同胞，與馬來西亞的華人盛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過海華僑今安在？」心情悵然若失。

基於三百多民族、七百多方言的多樣性，印尼奉「存異求同」為國家格言，但願求同存異的至理名言，也同樣適用於辛勤勞作、開荒奉獻的華族，投桃報李，溫柔相待。同時也期待著，反殖民主義的共同身份認同，有朝一日可以造就更加自由、民主、開放和寬容的新印尼。



▲ 普蘭巴南是東南亞最大印度教寺廟群



▲ 覆舟火山煙霧繚繞

峇里文化引人入勝

當內陸機徐徐降落在峇里島機場，熱帶海風如期而至。不期而遇的，則是空靈的甘美蘭音樂。從步入機場大廳的一刻，天籟之音便縈繞耳際。甘美蘭的異想世界，如空山靈雨，浸潤心田。「此曲只應天上有」，以音樂之名，一見鍾情，愛上峇里。

在伊斯蘭國度，異教徒聚眾而居的峇里島，無疑是一朵妖冶奇葩。作為印尼唯一信奉印度教的地區，峇里島約有八成居民信奉印度教，或可稱之為峇里印度教，亦即印度教教義與當地風俗相融合的本土化印度教。漫步峇里島，宗教元素無處不在，從印度教的三大天神——梵天、毗濕奴、濕婆，到佛教的釋迦牟尼，以及太陽神、水神、火神、風神，不一而足，可謂漫天神佛、遍地神廟。據說，全島有廟宇十餘萬座，因而得名「千寺之島」。

神秘的宗教文化、旖旎的海島風光、富足的社會生活、樂天的小島土著，流轉峇里萬種風情。一如儀態萬方的千面女郎，峇里島亦有「神明之島」、「天堂之島」、「魔幻之島」、「綺麗之島」、「花之島」等多元面貌。然而，女郎雖然艷光照人，卻是身世坎坷、命運多舛。二十世紀初，面對荷蘭殖民者

的鐵蹄，峇里貴族以集體自殺的方式抗爭，捍衛最後尊嚴。以生命為代價，換取峇里傳統文化之存續。

從善惡門到多層塔，從黑白格子布到椰樹葉花盆，從海神廟的海蛇傳說、聖泉寺的清泉神跡，到烏魯瓦圖斷崖的凄美愛情故事，峇里文化異彩紛呈，引人入勝。

美中不足的是，作為全球度假聖地，峇里島的商業氣息實在太過濃烈。偌大的海島，好似一台高速運轉的旅遊販賣機。對於印尼旅遊業而言，峇里島地位舉足輕重，旅遊收益約佔全國總額的四成半。就連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



▲ 烏魯瓦圖斷崖流傳一個凄美愛情故事

也要來此微服私訪。於是，筆者稀裏糊塗地成為幸運兒，閒逛商場居然也能偶遇總統，而且是一米之遙，近距離感受親民作風，絕對算是「魔幻之島」的奇幻經歷了吧！

至於只有鹹水供應的藍夢島，則好似似滄海遺珠。木屋、茅舍、農田、耕牛、礁石、沙灘、海浪、游魚……置身其中，猶如歸園田居。比對商業化的峇里島，藍夢島純粹的原始生態，完全可以滿足遊客對天然海島的一切幻想。

兩座海島，兩種風格，從繁華到蠻荒，切換模式，體驗截然不同的島居生活。子非魚，焉知魚之樂？



▲ 藍夢島的原始生態令人嚮往